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五辑

革命史专辑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兰州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53,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70

书号: 11096·61 定价: 0.86元

目 录

- “团长，加油！”张才千（1）
- 陕甘川边区游击总部建立前后张瑞鲁（8）
- 解放战争初期的庆阳统战工作委员会吴南山（18）
- 南梁游击队的建立和林镇庙会师
.....李仲立 高文（28）
- 陇东的两次反摩擦斗争丁雍年等（39）
- 我在陇右工委的片断回忆陈致中（64）
- 解放前狱中生活回忆苑毓英（72）
- 《囚人望月》之歌鼓舞我前进李宜春（76）
- 铁流滚滚李真（79）
- 解放兰州的一则消息苑毓英（92）
- 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
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张达志（93）
- 驰骋在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骑兵团高锦纯（128）
- 关中突围和收复关中的回忆姚知一（164）
- 回顾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生活贾长明（174）

参加长征的片断回忆	张明远 (178)
率众起义, 投奔边区	张志亭 (181)
怀念牟玉光同志	王定国 (188)
我所知道的高崑山烈士	王子庄 (193)
人民的艺术家张寒暉	高文 (198)
农民诗人孙万福	高文 巩世锋 (202)
来信摘登	(207)

“团长，加油！”

张 才 千

今年春天，甘肃一位同志寄来一份打印的资料让我看看，资料里抄录了八路军七七〇团大风川纪念碑碑文，记述了当年大生产的简况。读着这份资料，当年的大风川，当年火热的大生产情景，和那艰难岁月里我们的苦与乐，又历历在目，恍如隔夜。

抗日战争开始，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整编成三八五旅，正规团就留下两个。我原是十二师师长，整编后任七七〇团团长。那时各级指挥员集体降级，无所谓，高就高，低就低。现在我们的年轻同志听说当了师长再当团长，好象不容易理解。那时就是无所谓。战争的形势，国家民族的前途，党的利益摆在那里，叫你没有闲工夫在这些问题上兜圈子。

改编以后，最大的难题还是战士的思想工作难做。我们团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比例很大，叫他们穿国民党发的灰衣服，就象一张刺猬皮反披在在身上一样，扎得浑身上下心里心外都难受。他们发牢骚，不满地说，打了多少年，打出个灰狗儿。他们把青天白日的帽徽摘下来，有的干脆就不戴帽子，把自己的旧八角帽洗得干干净净的保存起来。你有什么办法呢？要我们的战士从思想感情上转过弯来，是困难的。他们热爱革命，热爱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

截，才胜利到达陕北；要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为伍，想不通。我们只有教育自己的部队顾全抗战大局，各级干部在营区检查督促，谁不按规定着装，叫谁出列，采取强制措施。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部队衣食困难。改编以后由国民党给咱们发饷，开始还发点衣服帽子和绑腿布，还有五分钱的菜金，后来什么也没有了，连五分钱的菜金国民党也不给了。那时我们留守陇东，担负着守卫延安西大门的重要任务。要想叫部队牢牢地扎下来，就得实行生产自救，自己解决自己的吃穿住，补充枪支弹药。我们团就在陇东分区的庆阳县驿马关开个大盐店，买了很多骡马和骆驼搞运输，到定边驮盐，到驿马关卖，还往延安和三八五旅所驻的其他地方送，同时也往国民党占据的庆阳县西峰镇送。我们把换回的布匹发给战士自己做衣服。胡宗南的部队又在陕甘宁边区搞经济封锁，我们的土特产、盐、羊毛和毛织品出不去，需要的药材、布匹进不来，连一点红药水都成了贵重药品。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心不在焉，而存心要饿死我们，冻死我们，困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粉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毛主席、朱总司令制订了屯田政策。一九四二年秋一九四三年春，我们七七〇团先后开赴大风川屯田垦荒。

大风川是陇东边境的一条小河，距庆阳一百二十里，位于华池县境内，毗连合水边境。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沿这条小河有五十几个村庄，二百多户居民，谷麦生产丰富，旧有“庆阳仓库”之称。自一九二九年以后，连遭旱灾，盗贼四起，民不聊生，居民渐次外逃，已断绝人烟十二年。在这片肥沃的高原土地上，丛林纵横，芦蒿遍野，成了禽兽的栖息之所，没有一点人声喧嚣，只有山崖下一条小河潺潺流着，点缀着寂寞的荒山。

陇东驻军预计在一九四三年以后逐步实行粮食自给，便注意

到了这块多年没人理睬的荒山丛林。最早在这里留下足迹的，有我们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和政委甘渭汉同志。他们往返大风川数次，经过半个月的筹划，很快就在八月底建立拓荒生产处，我团随即奉命开进两个营进行开拓。

部队初到大凤川，就在野外宿营，白天有山鸡野兔从脚边窜行，夜里听得见豹子野猪的嗥叫。山坡下留下的一些窑洞，早已残缺颓废。就是这样破旧的窑洞，我们也不放过，也要修修补补用来住人。我们团的宣传股长老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住的那孔窑洞门檐坍塌了，只好俯着身子爬进爬出，那样子，真有点“侮辱斯文”。吃的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山花树叶，灰灰菜，水芹菜，野苜蓿，就用这些“山珍”来充饥。当然也有吃真正的“山珍”的时候，逢年过节，成排成连战士上山狩猎，抓活的，什么山鸡、野兔、山羊、野猪都有，做出馋人的“野味香”，一饱口福。

开荒的时候，整个大风川漫山遍野都是热火朝天的。每天天不亮就出工，中午送饭到山坡上吃，晚上摸黑回营。那个疲劳劲就莫提了，到第二天出工还迷迷糊糊的，一边走路一边闭着眼摇摇晃晃。开荒的工具太缺乏了，一人一把镢头还不够，战士们就搜集废铁，架起红炉，自己动手打制。成天上山下山，特别费鞋，又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只有光着脚丫子，一双双脚都叫石头和荆棘扎得裂开口。战士们又想出个好主意，剥榆树皮，自己打草鞋穿。在丛林里开荒，先是放火烧山，烧掉灌木杂草，再是砍树，把树根挖出来，然后抡起镢头刨地。开始一个人一天开七八分地，开一亩多就了不起了。劳动竞赛热潮掀起以后，人人学先进，争当劳动英雄。当时警备三旅有一名战士叫郝树才，一天开荒四亩三分，人们惊奇地说：“犍牛一天才能耕地二亩多，一个

八路军战士一天开荒四亩三，这真是要把牛气死了！”郝树才的先进事迹传遍了陕甘宁边区，工地上到处涌现出“气死牛”“赛李逵”式的劳动模范人物。先进的掘地方法广为传播：左一锄，右一锄，下一锄，上一锄——这一锄下去，顺势一拉，就刨开差不多一个平方米。八连连长刘全清一天竟开了四亩八分地，带领大家创造模范连，开荒二千五百亩，还有一千亩熟地在外。各级指挥员都分了任务，也是一人一把大镢头。团首长和警卫员的地是划在一块的，那不是做样子，真同警卫员一样干。有时在家开会、处理公务，打水打饭的事就不要警卫员管了。警卫员们收工回来，一看水准备得好好的，就乐呵呵地说：“嘿，我们给首长当勤务员，首长也给我们当勤务员呢！”机关的同志不比部队轻松，他们也跟班作业，晚上回来还要刻蜡纸，推油印，当天的新记录新事迹，第二天就可以在工地上传播。

大风川遍山都是宝，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动动手，缺啥有啥，要啥有啥。我们编筐、编笼，自己使用之余，还在市场销售。日常的生活用具，如碗碟盆等，大都以桦树皮来制作，又方便，又轻巧玲珑。冬天里，我们还在山林间发现了蜜蜂。这些小动物苦心经营，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蜜糖，每窝数十斤不等，我们一下子就收割了二千多斤，除留下吃用之外，还卖出万余元。部队还养了牛羊，养了鸡兔狗，办起了木工厂，自造自用。这一带漆树成林，马兰草俯拾即是，割漆和造纸厂也应运而生。这里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木材，用橡木盖起的房屋，又整齐又坚固。部队在入冬以后停止开荒期间，开辟了大操场，盖起了新式澡塘和俱乐部。沿大风川三十多里路上，村落连绵，炊烟四起，激昂的歌声到处可闻，寂寞的大凤川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当年的大生产运动，关系到革命力量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发

展的问题。事实上是当农民，集体当农民。世界上的军队哪有自给自足的？自古以来当兵就是“吃粮”的（旧社会把当兵叫“吃粮”），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办到。为了让我们的战士都能认识到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各级领导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建筑营房时，二连有些同志情绪不高，说：“军队还能建筑营房呀？建筑起来还不是要倒；就是不倒，也不知道给谁住呢！”指导员袁美富听了这些议论，他首先找本地战士修墙，修起来并没有倒，他就用活的事实来提高战士们的信心。对建筑起来自己住不成的说法，他也作了解释：“建房子是自己住。就是别的部队住了也是应该的，这是阶级友爱呀，又不是让敌人住！”他们分工组织起砍树组、打墙组、泥墙组、割草组等，一齐动起手来，每组都有干部和党员起领导带头作用。他们因为执行警戒任务，比别的连队迟回半个月，别的连队房子架起来了，他们的还是四堵墙，大家都很着急。连里开了动员大会，战士们讨论了，说早晚天气冷，不好动手。袁美富同志说：“只要大家用突击精神干，我们迟出工，早收工。”战士们满意了，每天干的时间不长，抓紧干，十天计划八天就完成了，没有落在其他连队后面。

庄稼收割了，营房修起了，吃的是黄米饭，菜也多了，后来又吃两个菜，六钱油，二斤肉，盐随量吃，买的新毡子都铺起来，睡的是热炕，烤着熊熊的木炭火，生活改善了。这时，指导员袁美富想起生产和建筑中下面说怪话的情形了，就在晚点名时说：“生产中，你们说当兵生产还不如回家当老百姓，说从来当兵的都是吃粮，没有自己生产的；又说军队还能建筑房子呀，还能不倒呀，修起来又不知给谁住呀……这些话都没有说对嘛！生产吃的好，修房子住的好，革命以来哪里这样舒服过呢？”他们还编了一个秧歌剧，是反映生产中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的，演出后

对全连战士启发教育很大。铁匠打锄头时，战士们前来围观，他们联想到秧歌剧时都说：“将来能分给一把宽锄头才美呢！”

二连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全团是有代表性的。总政治部专门总结了二连的经验，题为《七七〇团第二连》，在一九四四年的《解放日报》上介绍了，以后还印成了小册子。蒋介石是不承认我们七七〇团的，他却把这本小册子拿去推广。由于他们那个军队性质所决定，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象我们八路军一样干，他们当官的吃不了那个苦，所以我们这样的政治工作经验也一定用不上的。

二月里来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年老的年少的齐出动，
要把那陕北变江南……

这是我们当年最爱唱的一首陕北民歌。那时候，我们除了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随时迎击敌顽对边区的骚扰以外，大部分时间干的和老百姓一样的活路。经过两年多的劳动创造，我团开地三万四千亩，成了边区的又一个南泥湾。大风川的老百姓说：

“八路军真能行，一条大川叫他们开完了，当官的比当兵的还能吃苦。”全团指战员在“建设我们的家园”的口号鼓舞下，建起了营房四百余间，办起了加工作坊等数十种副业，出现了“粮食满仓，菜蔬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繁忙”的新面貌。

为了便利军民运输，我们开辟了自小凤川口起经木瓜岭到合水干湫子的便道五十余里，使大风川与合水川之间有了历史上第一条象样的交通大道。在小凤川口附近的大凤川河上，还架起了一座宽约丈余、长约五六丈的木桥，可以过牛车。这座桥取名

“七七桥”，兼有我团番号和抗日战争始于“七七事变”之意。在桥的南端，立有“七七桥”纪念碑，碑石上刻有“七七〇团排长宋仁东设计，营长郭应春督导，工程二千一百二十五个工，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兴工，八月六日告成”的碑文。据甘肃的同志说，“七七桥”在一九四七年已被敌人烧毁；“七七桥”纪念碑，连同我团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撤离大风川时在大小凤川交汇口立的纪念碑，一并陈列在今天的华池县博物馆里。

历史在前进，那些艰难的岁月离我们愈来愈远了。每当我抚摸着自已的满头白发，不由得就想起了我们也有过年轻的时候，那是在战马倥偬的疆场上和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度过的。我总记得，在大凤川的日子里，我们在生产的间隙中，也和战士们一起用白桦皮当纸学文化，创造“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我那时投弹四十余米，这还是一个可观的纪录。每次投弹比赛，我走上场，身后的战士总要一齐呼喊：“团长，加油！争取五十米！”这呼喊声犹在耳边回荡。是啊，在新长征的路上，我好象常常听到那些没有等到胜利就离开了我们的战友，那些没有冻死、饿死、战死而幸存下来的战友，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战友们的呼喊——“团长，加油！”

一九八一年八月

陕甘川边区游击总部建立前后

张 瑞 鲁

一九四九年夏，在扶眉战役胜利后，我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了固关、六盘山一带，步步逼近兰州。驻在兰州的国民党甘肃省府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准备将省政府由兰州迁往武都，企图利用陇南山区山大沟深以及和川陕接壤的条件调遣兵力，与川北、陕南结成一道防线，继续负隅顽抗。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陇南山区人民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加上抓兵抓伕，征粮征税，闹得天无宁日，民不聊生。

共产党员黄世武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从兰州回康县老家，在陇南山区传播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税，并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活动，打破省府南迁与组成陕甘川防线的企图。

当时国民党驻天水一一九军军长是王治歧，他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为了扩大实力，叫嚷“以甘治甘”，在军内排挤和清洗外省籍军官，安插自己的亲信，因而与外省籍军官发生矛盾，经常引起事端，发生摩擦。这消息从一一九军三八三团二营到康县接收新兵的士兵中传出以后，黄世武同志根据这个情况，以兰州大学法律系毕业待安置的身份，和外省籍的中下级军官进行接触，利用矛盾，进行教育，争取转变。

一天，黄世武同志从盛伯涛住处谈话回来，正巧碰见我在河边洗衣服，就和我攀谈起来。当他得知我是三八三团二营四连军需上士，专门管理枪支的时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此后，他经常上门找我谈话，增进了我们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一天晚饭后，黄世武把我邀到他家里，对我讲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消息，还分析了一一九军排外活动必然要导致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哗变的可能。他说：“中国一定要走延安的道路，要走全国解放的道路。要解放全国的穷苦民众，就必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就需要团结广大人民，包括团结国民党军内受排挤、受歧视的官兵共同起来反抗。”他还告诉我，他是受委派来这里开展游击活动的，目前就是需要枪。黄世武同志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在朦胧中看到了希望，思想顿时开敞。我向他表示，自己也要为解放劳苦大众做点工作。黄世武同志赞许地点了点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黄世武同志在康县农村建立了一些联络网点，同时在一一九军三八三团二营四连来康县接收新兵的队伍中也争取了一批力量。当时这些接兵队伍在康县接收新兵后要回驻地成县，新兵的枪支则在回成县后由驻天水的团部军需处发给。新兵还没有接收完毕，恰好连里派我和王家学去天水联系装备新兵的枪支。我将这件事向黄世武同志做了汇报。他让我一定要掌握从天水往成县运送枪支的具体时间，以便途中取事；如果条件许可，应采取各种办法，先弄到一些枪支。

我和王家学从康县出发，一路爬山涉水，到了小天水。这时正值盛夏之际，天气闷热，我们在街口乘凉休息。这时，天水宪兵第六队的一个小队十二个人来这里巡逻，他们每人都有一支手枪，走到街口后，有的进馆子，有的逛大街，有的去赌钱，还有

一个是上厕所。我和王家学认为这是抢枪的好机会，于是两个人分了工，我在街口注意动静，王家学走去抢枪。他进了厕所，只见那个宪兵正在解大手，便迅速窜到跟前摘下手枪，紧接着一脚把那宪兵踢进了粪坑，从侧门跑了出来，越过后边的土墙，钻进了包谷地，向约好的会合地点前进。过了一阵，掉在粪坑里的宪兵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见他大叫：“快来人，我的枪叫人抢走了！”霎时间，小天水街上一片混乱。我们乘着混乱平安地回到了团部。但是主要任务没有完成，因为武器的运送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是绝对保密的，因而无法掌握到运送时间，只得返回康县，向黄世武同志做了汇报。他看到我们夺来的手枪，高兴得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了第一支枪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们四连在康县接收新兵后返回成县。临走前，黄世武同志对我说，为了便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活动，必须想方设法弄到一个官衔。他给了我二百块银元，要我抓住国民党军官爱财如命的特点，花钱买官。到成县不久，我所在的四连连长贾树名要娶老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出面主办婚事，备办了一套被褥和陈设，还举办了十分排场的筵席。贾树名一文钱也没花，还要了牌子，心里自然得意，对我也就有了好感。婚事办完后，贾树名对我说：“老弟，你办事挺不错嘛！我把你向上级报告提升一下。”他还问我家在什么地方，富裕不富裕。我说：“家不在此地，在康县有个表兄，是开照像馆的，还混得不错。这次为连长办婚事，也是表兄资助的钱。”贾树名听说我有钱的来路，就说：“如今兵荒马乱，把老婆带在身边很不好，我想把她送回贵州老家，但就是没有钱。老弟如果有办法的话，还要再帮一点忙，给我再转借一点。”我答应了，第二天他就派我去康县借钱。我骑上贾树名弄来的一匹马到了康县黄陈，向黄世武同

志汇报了我的活动情况和贾树名借钱的事。他当即表示，为了组织好武装暴动，拉出队伍开展游击活动，一定得再设法弄些钱。黄世武同志在三天内把家中仅有的十多亩地卖掉，共凑了一百多元。为了打消贾树名的疑虑，这次黄世武同志决定和我一块去见他。见到贾树名后，黄世武同志说：“我表弟和你一块共事，希望连长多多照顾。听说连长的家属回老家需要路费，这里有一百元，略表我对连长的敬意。”说着就把银元交给了他。贾树名非常感谢对他的资助，连声说：“你放心，你放心，我们要照顾他，提拔他。”不久，我被任命为三八三团二营突击排中尉副排长，这就为我扩大了同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接触的范围。经过多方工作，机枪连副连长盛伯涛、六连中尉排长余先效、四连中尉排长王相贤、五连中尉排长刘德元等人都愿意起来武装暴动，把队伍拉出去，这些人都成为后来组织西河暴动的主要负责人。

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国民党九十军由宝鸡移驻徽县，马家斌的部队进驻礼县，一一九军由天水移驻西河。三八三团二营也由成县回到了天水，随军部向西河行进。

在从成县去天水之前，接到黄世武同志的指示，要我们抓住一一九军移驻西河的有利时机，发动武装暴动。队伍行进中在礼县罗家磨休息时，我们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了组织武装暴动的有关事宜，决定在到达西河的当晚十一时以红色信号弹三发为信号，开始暴动，拉出队伍后的集合点是康县的黄陈。

不料五连中尉排长孙议礼叛变革命，他在行军中就向团部告了密，出卖了暴动的主要负责人，暴露了我们的全部暴动计划。七月十三日晚上七点，当队伍刚到西河县城，突然团部的一个警卫班全副武装来抓我们。他们凶狠地踢开了门，领头的把头探进来说：“团部派我们来抓你们，快跟我们走！”在这紧急关头，

我顺手向门外扔了两颗手榴弹，手榴弹立刻开了花，炸得那些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与此同时，刘德元也操起机关枪向敌人射击，吓得残敌没命地逃跑。其他参加暴动的同志听到外边的枪声，知道情况有了变化，都率所部迅速离开了住地，向第一集合点二郎河坝撤去。由于敌人在后面追得紧，渡二郎河时，好多人跑散了，牲口驮的重机枪和大炮也都掉到河里。到二郎坝集合点时，剩下有四百多人。会齐后，我们又向第二集合点成县唐坪进发。在接近石家关时，又和九十军骑兵营遭遇，受到了阻击，只好又向刘巷撤离，到了刘巷地面，又和九十军的步兵营相遇。激战两个小时之后，由于敌众我寡，四面又被敌人包围，便决定由我、盛伯涛、刘德元、王相贤各率一部分队伍，分三路组织突围。突围以后，在第二天下午先后到达了第三集合点康县的黄陈，清点人员时，只剩下了三十六人。

在暴动队伍到达黄陈的当天晚上，黄世武同志也赶回来了。他主持召开了会议，宣布了“陕甘川边区游击总部”的成立，确定了领导人。由黄世武任副总指挥，下设参谋部，由我和刘德元、王相贤、盛伯涛任参谋，地下党员陈忠齐负责后勤工作。还成立了四个小分队，分别编为四〇一、四〇二、四〇三、四〇四，同时宣布了任务和纪律。当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时候，国民党九十军三三八师的两个连和成县自卫队包围了我们，我值勤战士和敌人接上了火，村外枪声大作。当时我们的处境是三面受敌，一面临江。为了保存游击队的力量，我们连夜渡过犀牛江，摆脱了敌人的包围，第二天早晨到达了安赵儿坪。在这里休息一天后，就向马莲山进发了。

马莲山位于康县北部，山势险要，有利于军事防守，便于开展游击活动，在山上有马莲山、袁家山、老泉山三个自然村，四